佛說琉璃王經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詞

聞如是一時佛遊迦維羅衛釋氏精
舍尼拘類樹下與五百比丘侍者阿
難金剛力士樓由俱於城中有舍夷
貴姓五百長者共為世尊造立講堂
自相興諳講堂成已當請正覺於上
設供沙門梵志長者居士群黎人民
不得先佛妄升此堂若違要者罪在
不測舍衛國王時有太子名維樓黎
產育之初與琉璃寶俱因以為号領
衛士定省外氏方来入城見視講堂
高廣嚴淨都雅殊妙世所希有則於
其上頓止息涼監講堂者往白諸貴
姓言舍衛太子来止講堂貴姓聞之
興怒罵曰吾等家產有何異德敢登
此堂本造斯殿乃為佛舉當具上饌
延屈世尊至真聖衆供養畢訖然後
吾等乃宜自處而微者前尊置體于
此尋遣使者面罵辱之催逐發遣令
不久滯所蹈之地剗去足跡所履實階
輙更貿易時琉璃太子聞其罵音姿

色變動心懷毒恚勑太史曰深憶記
之須吾為王當誅此類太史阿薩陁
晉名無信能觀天文占究灾佐令書
此狀內于帶中使惡識非嚴退還歸
不復前至朝覲外家太子父王名波
斯匿與后末利駕乘導從詣祇樹園
下車却蓋免冠解劍屏拂脫履除四
種兵步涉小徑與末利俱五體投地稽
首為礼却坐一面琉璃太子時歸還
宮無所瞻覩問左右曰父王太后今為
所湊曰造佛太子聞問欣率所領不
復解嚴遂至精舍曰宜知是時於是
太子逼害翼從王之近臣五百餘人
一時夷滅却王冠幘蓋劍拂屐服乘
諸飾外無白者於時世尊為王及后說
世無常愛欲合會別離法句王立不
退轉后得覩道迹佛說經已王稽首
退不見侍輔而僵尸狼藉唯王衣冠
二人得免逃入樹間還與王遇王問
之曰群僚所在二人荅曰太子率勒
所統胥將還宮王謂末利子造不順
謀逆如斯素知此吾當避以國付之
精舍左有族姓懸王及后體柔狀樂

不堪步濟以車乘弊陋難度遂升
進邁至于城門先時太子列五百人
置門鎮衛勑門監曰若父王來勿聽
使入王曰若不得入吾將焉如曰詔
大王當令出境時王波斯匿涕泣哽
噎以偈歎曰

誠哉世尊教　所演審而諦　興衰與貴賤
一切無常住　寧守戒念道　不貪厚俸祿
僥聞講法會　不顧億國土　王據國恣情
饕餮違所欲　聞法蒙解脫　塵垢用消除

尒時觀者無數千人聞王歎音八百
人發大道意皆立不退轉憂色不悅
王后未利白王曰幸勿愁憒可共俱
逝還我父國即便進發七日七夜到
迦維羅衛兜薩聚值冥門閉亦不得
入各共飢渴無所向仰求乞無地止
於水傍人洗菜處得蓮蘿蔔食之臛
脹腹痛而薨王后悲慟舉聲大哭守
聚者問曰何人乎曰吾王后也又問
王為在何乎后曰痛哉王薨水側聚
守門者即馳白舍夷諸貴姓貴姓聞
凶奔波驚愕尋皆來出賵贈殯棺闍
維如法咸皆號悼莫不摧感尒時貴

琉璃王經 第四張 詞

族釋摩男者瞿夷之父也與諸豪右
以偈歎曰

有子有財愚惟汲汲 我自非我何有子財
愚癡自怙豪尊有終 太子閉國遂入地獄
釋氏貴姓二百五十 深惟無常得不
退轉五百女人未出家者得不起法
忍於是琉璃太子聞父王薨即在殿
稱制為王畏異道太史出帶中書證案
本狀記惡之忌聞之大怒心意憤踊
召四種兵伐迦維羅衛佛知其意從
精舍出止于路要坐於菱枯樹下斯
須之頃太子軍至時琉璃王遥見世
尊即便下象車稽首于地長跪問佛
唯天中天有菩提附老尼拘類畢鉢
優曇鉢薩羅怛羅揵尼敍羅有此七
樹其蔭高大有德茂盛何因棄捨處
枯槁多刺樹耶佛告琉璃王雖有七
樹樹蔭茂盛盛豈有常吾坐刺樹以
為安隱用哀愍傷親屬故也王心念
言先古所載藏室秘識用兵征旅遇
沙門者轉迴軍還況今值佛焉得進
乎稽首佛足即便反旅還于舍衛来
日未久侍者阿難力士樓由翼從世

尊還尼拘類園令阿難敷座宣告四輩
皆令集會時佛尊顏姿容無燿項無
光明衣服變色阿難察坐已定則整
衣法服右膝投地又手白言侍尊積
年未覩三變佛告阿難却數七日迦
維羅衛釋氏貴姓皆當傷斃現斯變
者為中家持眼故也大目揵連前白
世尊是何足言我之神力正覺所究
能以右掌舉舍衛國跳置空中上不
至天下不至地琉璃王煞焉能得乎
佛告目連知汝威德過足如斯宿命
之罪誰當代受又曰能以鐵文龍䟽
遮此國上又以鉢覆使無形候擲置
他方異土又以四拔須弥山南內著
于山然後合之各得所安又大海水
深廣之量三百三十六万里我以此
國浮置中央令諸人民無往来想又
一以此國倚須弥山頂復能倒覆令
無毀害又下没之金剛地際又打擲
于琉璃王衆四種之兵置大鐵圍山
表使兩怨敵不相討伐佛言善哉世
尊信汝此十威力能辦此舉舍衛貴
戚宿世殃罪孰堪畢償而代受者阿

難白佛寧有譎詭祐護此國令安隱
乎佛言若舍夷人能同心不與外讎
有往来緣國可全也大史三諫王宜
用時進討舍夷王聞赫怒興軍勒衆
世尊知之還坐枯樹如是至三王亦
三還第四征時佛不遂屬精銳四品
之兵到舍夷國界釋氏豪姓又亦多
集衆出而禦之族黨驍勇強盛善射
射四十里者射二十里者十里者七
里者任其本德御飛破初箭不虛發
能折一髮以為七分去有里數射盡中
之尋聲應弦曾無遺漏於是交戰射
琉璃王軍穿幡折幢裂蓋摧杠截轅
鞢攝決鎧帶瓢絕弓弩弦不害象馬
牛畜之命射珥辟指環釧瓔珞而不
中肌翦除鬚鬢左右眉鬚鬢毛臚亦
不害體琉璃怖駭問臣下曰敵去此
幾何而箭所至傷毀若茲荅曰或四十
里二十里十里近者七里王聞加悸
不能自寧將破敵軍即悸退還太史諫
曰大王莫懼慎無畏却舍夷人民皆
奉佛戒為清信士慈仁不煞以箭恐
人無傷害意寧自喪身不犮生命且

琉璃王經　第七張　詞

更整陣併心撲討將牢持重尅捷不久
諸臣啓曰察敵軍射陷遠無乖非力
所距懼被摧折永令臣等為麋戮之
慮箭不可當置時擐安小史之謀一不
足專從各各心動志在逆徂王大奮
怒催勒進戰舍戎外衆奔走保城閉
門自固列陣圍繞至于七日示悟去
就招懷誘納唱令內寇宜時歸命若
不出降殄滅尒類釋氏共議當堅城
守禦當開門稽賴當密潛奔竄躊躇
狼狽則各賦籌驗定衆心受籌者多
不受者少以少從多開門助惡成禍
內與外應欲令敵勝勸善者少得開
門入入挌煞門衞五百人斬害不貲
生縛貴姓三万人埋著于地但令頭
現驅迫群象比足蹈煞然後駕犁而
耕其首值此酷者皆須陁洹釋摩男
者波斯匿之舊好也自謂國人諦觀
無常苦毒之對宿罪當償勿懷怨恨
生現尋死存者忽終若干之痛粲解
五杌喟然悲歎食福同時而受禍一
處豪族七万餘生復見生獲鐵鎖
其頸貴姓女千人以鎖貫之羅竪道

側貴姓年少嬰兒置于格上而射殺

之時琉璃王見釋摩男與衆辛若顧
謂臣曰是何人乎答曰釋摩男釋摩
男之来欲有所乞王曰現之釋自陳
曰王之大王存遇隆厚聽納所啓當
具以聞王識委曲悉其所說頗節威
怒唯權止兵無令放逸多所殘害我入
池中斯須當還與王密議立見策也
待我出水乃復攞旅王心與口言人
在水中勢不得久即聽所白於是摩
男為國人民遭大厄故辞行入池解
髮繫樹自沉于水良久不還王大怪
焉遂遣左右往求料索於樹根下得
其尸喪出殯池側王甚憐之有慈哀
心用門族故自沉而死其義若茲吾
為國主不忍小忿豈當急戰使所害
弥熾乎前三億人畢對併命次三億
人蒙自次之救得皆視息奔突走脫得
全濟命又三億人修家供養歡醼熙
怡伎樂自娛不知外有併命之厄亦
不聞有奔波之怖安雅如常一無所
豫琉璃王厚葬摩男存寵其後王平
舍夷更立長安慰畢訖還舍衞國佛

與弟子至迦維羅衛見諸人民傷殘
者多又察衆女人杌無手足耳鼻支
體身形裸露委在坑塹無用自蔽世
間苦痛如是不仁之人相害甚酷佛
言諸比丘彼琉璃王肆意惡逆罪盛
乃尒却數七日有地獄火當燒煞之
現世作罪便現世受大史奏識佐與
佛同王大恐怖乘船入海冀得自免
停住海中至于七日期盡水中則有
自然火出燒船及王一時灰滅世尊哀
愍諸裸露者即以威神動忉利天紫
紺之殿帝釋及后首耶之等無數天
子各賫天衣俱供来下以服覆遍裸
露尼者佛為衆女而說偈曰
諸仁目所見　現在變如是　畢故莫造新
後可長度脫
佛歎偈已復為說法諸来觀者天
龍鬼神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
梵志居士長者人民無央數千聞佛所
說五百比丘漏盡意解五百梵志其
餘現人見國荒毀傷殘之痛出家遵
道皆為沙門五百天子立不起法忍
二百阿須倫千龍王皆發無上正真

道意溝坑五杌裸形男女命盡得上
生忉利天千五百人得見道迹千人
得不還證佛說此已一切遍聞稽首
而退

佛說琉璃王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